南通地區「紫姑神」信仰習俗探究

劉平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吳昊翔
南通圖書館

在中國民間信仰的神靈體系中，紫姑神出現得比較早，她雖然地位低下，但影響較大，在民間流傳甚廣，因其而發端的「扶乩」活動滲透到許多民間活動之中。

所謂「紫姑神」，即廁神，另有子姑、廁姑、七姑或箕姑等別名。紫姑信仰的主要儀式表現就是「扶乩」，又稱「扶箕」或「扶鸞」。該儀式的內容發源於南方，雜糅了許多神秘的巫術內容，後來，扶乩又超出紫姑信仰的範圍，流行於華夏各地，並成爲後來民間宗教、道門中「扶乩」等活動的主要源流。隨著時間推移與社會變遷，紫姑信仰與其迎奉儀式逐漸被人們所淡忘，僅在很少地區得到保留和傳承。就學術研究而言，紫姑信仰這一在民間社會中廣泛存在的民俗事象，一直以來很少受到重視。本文通過對南通地區「求紫姑神」儀式的田野調查，結合文獻印證，力圖探索其源流與演變的軌跡，展現這一民俗活動的形式，揭示其在鄉土社會中的存在價值。

一、紫姑信仰的源流與演變

紫姑信仰是一種古老的民俗信仰，在傳統農業社會裏，主要流行於長江流域，後流衍於全國各地。紫姑神源起於廁神。廁神原名郭登，據記載，「廁神（即郭登，蓬頭青衣，長數尺）每月六日出巡，此日人逢之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1] 不過這個廁神是一個男性瘟神，看來與後來的紫姑神沒有多大關係。

現存關於紫姑的最早記載，大約出現於南朝劉敬叔《異苑》中的記載，該書卷五記：「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曹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躚不住。能占卜眾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儛，惡則仰眠。」[2] 又據南朝《荊楚歲時記》記載：「（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並占眾事。」[3] 稍早問世的《齊諧記》也有類似記載。《齊諧記》和《荊楚歲時記》是我國古代記載歲時風俗的名著，其中均有紫姑神的記載，說明這一時期迎紫姑神已經成爲民間風俗。

這一傳說對後世紫姑信仰的影響甚大，它初步定型了紫姑爲女性、居廁、正月十五迎祭和善卜等基本特徵。故而，紫姑神與廁神合二爲一，代表著因遭受虐待而被害的勞苦婦女的形象，因此受到人們的同情和祭祀。至於「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二句則說明，即使是在南朝，時人也已無法探究其根源。

唐代《顯異錄》中記載了紫姑的姓名：「紫姑，萊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納爲妾，其妻嫉之，正月十五陰殺於廁中。天帝憫之，命爲廁神。故世人作其形，夜於廁間迎祀，以占眾事。」這與唐代武則天冊封李景妾何媚爲廁神的傳說比較相符，使得紫姑神作爲下層勞苦女性代表的形象更加鮮明，並以其善於占卜的功能，爲元宵節這一傳統節日增添了更加豐富的內容。

到了宋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達，大眾文化的興盛，紫姑信仰及其迎祭儀式被賦予新的內涵。在宋代的許多文人筆記中，我們發現紫姑神不僅具備原有的占卜功能，而且能夠寫詩及對對聯。如《夢溪筆談》記載：「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詩歌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棋與國手爲敵。」[4] 類似的記載在蘇軾的《東坡集》和洪邁的

《夷堅志》等宋代文人筆記中也多有出現。紫姑神被文人學士所接受，除了滿足他們占卜功名前程的需要外，更多的是迎合他們在閒暇時鬥詩比文的欲求。此時的紫姑神，不僅聰慧博學，而且琴棋書畫無所不能，被賦予了多彩的文化內涵。這個發源於民間傳說和記載的神靈，經過文人雅士的改造，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由此可見，宋代紫姑信仰流傳之廣。

值得注意的是，作爲紫姑信仰外在表現的扶乩儀式是一種原始巫術，起先並沒有和紫姑神相結合。近代的扶乩之術與唐宋時期紫姑信仰的深化有著密切的關係。隨著紫姑信仰不斷雜糅、衍生出新的文化內涵，扶乩儀式也經歷著由繁到簡的變化，逐漸被廣大民眾所接受。

從劉敬叔的《異苑》中我們可以看出，最初迎紫姑時是做一個木偶，通過觀察其跳動來占卜農事。到了唐代，扶乩時取一畚箕作其形，簪以花朵，另用一根筷子插在箕口，放在鋪有碎米或細沙的乩盤上，扶箕者覺得畚箕變重，便是紫姑神降臨，通過紫姑神在沙盤上畫字來占卜眾事。另外，宋代文人常製作一丁字架，末端懸一毛筆，請紫姑神降臨，在紙上寫詩、對對聯或畫畫等。儘管唐宋以來請紫姑神的儀式多種多樣，但請紫姑神降箕占卜依然是主要形式，因此「扶乩」又稱「扶箕」，神仙的往來要乘鸞駕鳳，故又稱「扶鸞」、「飛鸞」。

明清時期，與科舉考試之事相適應，扶乩請仙的儀式不斷衍生出新的內容。所請的神仙並不止於紫姑神，其他神祇如關帝、觀音或呂洞賓等皆可降箕占卜，其活動地點也從廁所旁邊轉移到廳堂內。在民間，紫姑神依然作爲正月十五民俗活動中的重要內容，而且明清時期許多省市的地方志中均有「（正月望）其夕，迎紫姑，以卜蠶桑，並占眾事」的記載。另一方面，扶乩儀式不僅在民間流傳，而且也被明清時期的秘密宗教所利用，成爲其活動中的一項主要內容。例如，民國時期的一貫道就是借助扶乩的神秘功能來宣揚教義、替人治病，使人們對這種神秘的儀式產生嚮往。一貫道組織在近代大行其道，與扶乩的神秘性是分不開的。[5]

二、南通地區「求紫姑神」的儀式

在南通鄉間，人們把「求紫姑神」稱爲「請灰堆婆婆」。「灰堆」，顧名思義，是堆放作物秸稈灰燼的地方。秸稈灰燼是很好的肥料，所以不會隨便丟棄，並有專門堆放的地方，一般都堆放在廁所附近。這位「灰堆婆婆」就是負責作物灰燼和廁所糞肥的一位神靈。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當地鄉土社會中，土肥崇拜的情結和紫姑神作爲廁神的原始形象。

目前在南通，「求紫姑神」儀式一般在正月十五日前後進行。儀式開始之前要準備以下物品：大曬盤一個，作爲「轎子」，在灰堆處請來的紫姑神要到廳堂裏進行占卜，中間的一段路就是坐在這個「轎子」上被抬回家的，因此攙扶者也就稱爲「轎夫」。轎夫一般有兩位，請神、問卜的過程由其中一個轎夫負責；畚箕一個，最好是新的，在底部圍上圍裙或圍巾等物，象徵女性，箕口插一根筷子，這就是紫姑神要附身的器物；另外還有請神時所燒的香及紙元寶等物。（見圖一）

至於整個儀式的過程，分爲請神、問卜和送神三個部份。

請神之前，轎夫要先洗手和洗臉，然後把裝飾好的畚箕放在大曬盤裏，將其攙到灰堆處，開始請神。其中一個主持儀式的轎夫[6]先把點燃了的香插在灰堆上，並將紙元寶等冥物焚化，隨後從口袋裏掏出兩枚硬幣，面面相對，用手指捏著，在點燃的香上轉幾圈，同時口中唸唸有詞，最後將硬幣拋在曬盤裏，通過兩枚硬幣的字面來判斷紫姑神是否降臨到畚箕上。（見圖二）兩枚硬幣一正一反才表明神靈已經降在箕上，這時才可將「轎子」抬到廳堂，準備問卜。這與《異苑》中記載的「捉者覺重，便是神來」有所不同。當然，對於請來的神靈，儘管她在神靈譜系中的地位不是很高，但也要設果品供奉，特別是要準備一碗紅棗茶，這是給神靈在占卜中途休息時享用的。

廳堂的神案上點著幾支香及一對紅蠟燭，前面擺著一張方桌。兩個轎夫把請來的紫姑神攙扶到這張方桌上，使箕口的筷子懸出桌面幾厘米，

紫姑神就是通過筷子在桌面上敲擊的次數來回答問卜的，並不需要寫字或畫畫。（見圖三）問卜過程是整個儀式的主要內容，最先問的問題往往與耕作有關，然後才問及家庭的財運、婚姻和子女的學業等方面。下面簡述一下問卜時的情景。

轎夫問：「灰堆婆婆，今年各月各有幾份龍水？」這句話是在問今年各月中的水位情況如何，份數的大小表示河中水位的高低。南通地區河網密佈，夏秋季節雨水較多，主要作物水稻的生長需要大量的水資源，因此問卜開始的時候，都要問一問水位的情況。轎夫每問一個月，箕口的筷子就在桌面上敲擊若干下。當時，六月份敲了八下，七月份敲了六下，八月份敲了七下，其他月份也就三四下的樣子。由此，轎夫告訴大家，今年（農曆）六月份水大。這個占卜的結果一般都是和自然情況相符合的。農曆六月正值夏季多雨季節，河水水位自然很高，這時正是水稻生長、需要用水的時候，農民也希望這個季節水位高。

接著轎夫又問：「今年有幾個『老虎』？有幾個敲幾下。」只見筷子敲了三下。

轎夫又問：「有幾個『母老虎』就敲幾下？」筷子又敲了一下。

這裏講的「老虎」就是刮颱風。南通位於東部沿海，每年夏天都有颱風過境，颱風的強弱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生長、人們的生產及生活。據轎夫講，雄老虎就是大風暴，看一下日曆上的小暑、大暑和處暑是單日還是雙日，在單日過境的颱風便稱爲雄老虎，進而說明今年夏天可能會刮一次小颱風（母老虎），兩次大颱風（雄老虎）。

問完這些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自然情況之後，接下來就開始卜問農業收成。轎夫根據眾人的要求來問各人田地裏農作物的收成。根據占卜的結果，麥子一畝地能產500斤，水稻一畝地能產1,000斤，油菜籽每畝能收350斤，其他作物如玉米、蠶豆、黃豆等產量也頗令人滿意。但當地人現在並不重視農業收成的占卜結果，只是在充滿吉祥與祝福氣氛的春節裏，通過這樣的占卜來預祝新一年的收成，表達了對豐收的信心。正是在這種心理滿足中，人們把辛勤的勞動和對豐收的希望與這最原始的信仰情結聯繫了起來。

問完農事以後，轎夫先讓神靈休息，即把箕口的筷子放入事先準備好的紅棗茶中。（見圖四）在場的人們便告訴轎夫他們想問卜的內容。本來紫姑神是占卜農桑的，現在她的職能進一步擴大，與家庭相關的如財運、婚姻和子女的學業成績等事情也可通過她來卜問。更有趣的是，甚至也有人卜問自己賭錢時應該走哪個方向。大約休息了十分鐘，新一輪問卜又開始了。

此次調查時，這個轎夫有個孫子在讀高三，人們便要轎夫卜問一下這個孩子的學習情況。轎夫問：「灰堆婆婆，你上首的轎夫有個孫子，你看看這個小孩有幾份自覺，有幾份敲幾下？」結果筷子在桌面上連續敲了八下，數秒鐘後又敲了一下。轎夫解釋，這孩子平時只有八份自覺，最後一下「灰堆婆婆」不願意敲，說明孩子經嚴管後才有九份自覺。又問：「我這孫子今年考大學有幾份把握？有幾份敲幾下。」結果敲了七下。這樣的問題在儀式中幾乎每次都會出現，但占卜的結果並不像農業占卜的結果那樣令人滿意，這樣一來，家長們就有了教導孩子、督促孩子學習的藉口。然而，占卜掙錢的結果總是令人滿意的，這樣人們才有信心，其心理與占卜農事是一樣的。

整個儀式大約需一個多小時，等沒有什麼問卜了，接下來便送神。轎夫先問：「灰堆婆婆，時間也不早了，你若想留下來看紅燈就敲一下，想喝棗茶敲兩下，想回府敲三下。」等神靈表示想回府時，才能送她走。送神和請神的程式基本一樣。轎夫依舊捏著兩枚硬幣，當拋在曬盤中的硬幣一正一反時，才表示神靈已離開畚箕，這時才拆除儀式中的道具，整個過程結束。

三、紫姑信仰與鄉土社會

紫姑信仰歷史悠久，在其演變的過程中，人們將最原始的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具體化爲土肥崇拜的情結和對農業豐收的嚮往。將傳說中一位地位低微並冤死的勞苦婦女作爲信仰體系中的一個神靈加以供奉，將扶乩這一原始巫術作爲紫姑

信仰的外在表現形式，表達了人們在面對現實關懷時所產生的精神寄託，反映了宗教信仰與儀式在構建社會文化體系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西方著名社會學家韋伯把中國的民間信仰概括爲「功能性神靈的大雜燴」。紫姑神以其特有的占卜功能而受到人們廣泛的青睞，紫姑信仰建立在對超自然因素信仰的基礎之上，其儀式活動給人們帶來了某種靈感的精神力量，從而佔據著很大的民間市場。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這些具有豐富內容的民間信仰與儀式歸結爲封建文化的「殘餘」，並冠之以「迷信」的帽子而加以否定，應著眼於這一信仰與儀式在鄉土社區中存在的深層意義。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傳統的民間信仰與儀式經過其自身的演變與發展，逐漸滲透於大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著中國社會大多數民眾的思維方式、生產實踐和社會行爲，並構成了鄉土社會文化的基本特質和展示方式。因此，研究中國民間信仰及其儀式，對於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全貌有著重大的意義。中國的人類學者主張，研究中國民間信仰及其儀式和象徵意義，唯有把它們放到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考察，理解其在社會中的現實作用和在文化體系中的地位，方可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7] 在這一主張的影響下，中國的人類學者從「本土觀念」出發，以村落爲實證研究的單位從事田野考察，並參考解釋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等經典理論，把傳統的文本和現實的調查結合起來，創設了新的研究和詮釋的框架，爲探討民間信仰及其儀式在鄉土社會中的作用、功能、影響及其存在的價值提供了理論支援。目前的鄉村研究正是歷史人類學研究中的熱門話題。

現今存在於南通農村中的「求紫姑神」儀式，是在長期歷史積累的基礎上衍生而來的，成爲鄉土社會生活中年節祭祀的重要項目之一，在社區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與影響。考察紫姑信仰及「求紫姑神」儀式在南通鄉土社會中的作用與價值，也應從「本土觀念」出發，作出符合地域的分析。

作爲功能性神靈之一的紫姑神以其占卜的功能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要。「占卜向來就是一種人們用以在危機中尋求自信、指引和安慰的重要手段，這是所有理性手段所不能提供的一種解決方法。在關鍵時刻，以神靈之名發出的聲音比較容易解決情感衝突，激發自信。」[8]南通地區農村中的普通民眾，在充滿喜慶的元宵之夜通過請紫姑神占卜一年的農業收成，既是對新一年豐收的良好祝願，也是在激發自信，獲得辛勤勞動的激情，滿足了自身的心理安慰。在剛過去的一年裏，自己通過辛勤勞動給家庭帶來了很大的財富；新年伊始，在神靈的預測下又是一個豐收年，因此更應該辛勤勞動。儘管占卜的結果總是令人滿意，但人們現在已不太重視其實際意義，這使紫姑信仰的占卜功能在現代社會中得到削弱，重新回歸爲一種帶有娛樂性質的民間遊戲。人們依舊紀念身份低微、冤屈而死的紫姑，只是紀念的方式被賦予了新的文化內涵，爲原本熱鬧歡騰的佳節更增添了一份喜慶的色彩。試想一下，在張燈結綵的元宵之夜，幾戶家庭聚集在一起，通過紫姑神占卜眾事，相互祝福，不正體現了這一信仰與儀式在聯繫宗族、社區內部的紐帶作用嗎？也正是由於這一點，紫姑信仰及其民俗活動能夠在現代社會中被存留下來，繼續活躍在民眾生活中。

由此可見，紫姑神作爲民間俗神信仰體系中地位較低的一位「弱者神靈」，其信仰與儀式在現代社會建構多元文化體系的過程中面臨著挑戰。紫姑信仰的來源傳說逐漸被歷史塵封，被人們所遺忘，而「求紫姑神」儀式卻以彌散、口頭傳承的方式在民間流傳著。人們在神靈面前除了還有一點敬畏與嚴肅之外，扶乩的神秘性再也不被相信，占卜的形式雖然存在，但占卜的實效性已經不再爲人們所重視。在充滿喜慶與祝福的春節慶典活動中，通過這一民俗活動，人們相互表達對新年的祝願，家庭之間在社區中的聯繫進一步加強。「求紫姑神」儀式所提供的娛樂性及其所起的紐帶作用，正是這一民俗活動存在於民間的價值。

註釋

[1] 牛僧孺、李復言，《 4。另外，筆者之一
京：中華書局，1982 各地專門考察一貫
[2] 劉敬叔，《異苑》（ 動影像資料來看，
頁45。 扶乩程序嚴密、工具很是精緻。
[3] 宗懍，《荊楚歲時 年初，筆者之一的吳昊翔曾在南通市石港鎮
1986），頁17。 式進行調查，這裏
[5] 沈括，《夢溪筆談 案，主持儀式的轎
2003），頁181。 某某，男性，時年
[6] 一貫道中的重要活動 歲，解放前上過小學，木匠出身。
乩。扶乩的人，術語 研究》（桂林：廣
和人才。關於一貫道 ），頁134。
瑜，《現代華北秘密 》（上海：上海人